



雨林守象人

马亚姗

2021年9月10日，一群亚洲象渡过湍急的把边江，回到了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县的森林，至此，北游的象群回到了属于它们的家园。一年多过去了，回家后的象群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此刻它们应该正和同伴们在热带雨林中欢快地觅食、嬉戏。

热带雨林莽莽苍苍，层层叠叠，林间的沟谷、山坡、竹林及宽阔地带是亚洲象的栖息地。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雨林的面积逐渐减少，大量超海拔、超规划、超坡度的“三超”橡胶林让雨林的生态环境不复从前。雨林在缩小、被分割，每天需要大量进食、运动的野生亚洲象被迫追着家园的变化走出了雨林，在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周边村寨，野象与村民时常会狭路相逢，它们破坏村民庄稼、房屋的事件已屡见不鲜。原本相安无事的人象关系也因此变得微妙起来。

大象厚厚的肉垫让它可以悄无声息地靠近人类，暴躁的独象会主动袭击它认为的“入侵者”。在西双版纳，流传着不同版本的成年野象伤人的故事，一次偶遇野象引起的意外，就能让一个家庭从此不再团圆。芭蕉林深处的支龙村，护林员李荣徐至今仍心有余悸。他说，一个深夜，一头落单的大象来访，趴在农舍窗旁，侦查有没有开门而入的必要。房屋里的村民害怕极了，最后亲眼目睹带着失望离开野象，它发出悲伤的哀嚎声，整晚回荡在村庄。

人类想要和野象保持和谐长久的关系，避免冲突发生，最好的方式，是不打扰彼此生活的空间，而人类，更应该作好表率，为大家保护好它们的家园。“雨林修复，生态助农”项目是以西双版纳基诺乡为试点，在不适合种植橡胶的高海拔地区，鼓励

村民退胶还林、修复雨林，基金会免费发放多样化的生态树种及部分珍贵树种给村民进行替代种植，并按每亩每年600元，给村民发放管理费，为期10年，在保障村民收入的基础上，实现雨林生态修复。

在雨林修复的试点基诺山，过去近20年都没有野象活动。巴飘村老支书李福曾说，以前基诺山胶树太多，动物不来，连飞鸟都很少，但就是这样——一个鸟都很少来的地方，近一两年，却不时发现野象的行踪，先是去年10月一头独象出现在了巴采村，今年2月，又有野象在基诺山的雨林中留下了脚印。

村寨的外部，实施了对亚洲象国家公园的基础上的科学区划，将亚洲象隔离在核心保护区范围内，将一般控制区作为人象分隔的缓冲地带，作为食源地建设的主要区域。其次实施“安居”工程，大力推进隔离围栏、修筑防象沟、防象壁等防护设施建设，对亚洲象栖息地周边民房进行加固改造，启动居民区外围的防象工程建设，保障亚洲象活动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野象是很有灵性的动物，虽然一次次前来“视察”，却没有破坏村寨的房屋和庄稼。野象的出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诺山生态环境的变化，也许不久的将来，野象还会来到这片森林，远远地看望那些忙着为它修复家园的人。

大象很聪明，通常不会刻意伤害人类，紧急情况下，甚至会把受伤或生病的小象交给人类救助，这是大象赋予人类的信任。一个深秋的午后，一头母野象似乎知道人类的善良，擅自脱离了一群觅食的野象群，带着小野象来到西双版纳的一个边境村寨旁，在距离村寨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它一直在原地徘徊不前，十分烦躁与不安，象鼻子不停地晃动，但是又不进村子，母野象似乎也知道寨子里的村民会害怕它们，不敢靠近。母野象停留了一段时间，哀嚎了一阵，慢慢地，身子极度虚弱地瘫倒在地。

这时的村民才敢近距离上前去一探究竟，原来是母野象中了偷猎者的枪弹，由于没有得到及时地救治，又长时间地行走，没有进食，母野象已经精疲力尽，临终只好把小野象托付给人类了。

只有3个月大的小野象陪在妈妈身边，用小鼻子不停地推着母野象的身体，两眼无助地看着人群。好心的村民马上把小野象抱回村子里，给它喂食。当州林草局工作人员接到村民的求助信息，立即朝村寨赶来。工作人员到来准备带小野象离开时，只见小野象三步一回头，看着母亲，久久不愿离去……

这里有一群保护野生大象的守象人，他们来自不同的职业，有公务员、媒体人、村民，还有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大家团结一致，群策群力，让野象与人类和睦相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秘书长张锡炎就是守象人中的一员，他曾是北京一名媒体人，2009年秋，他到西双版纳考察，在野象谷看到一头名叫“未来”的忧郁大象。大象眼睛湿漉漉，张锡炎和它对视，在那一瞬间，他忽然明白，大象是起点，他是终点。采访结束后，他怅然回京，可心里装的是雨林和大象忧郁的眼神，他知道，此后的人生将与野象相随相伴了。

张锡炎活跃、独立、激进，目光如炬，浓眉大眼。当谈起大象时，他会滔滔不绝：一刹那，10年与大象之间的事，会全部情真意切地流露出来……

2012年11月22日，张锡炎在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正式立项“小象未来成长计划”，针对云南边远山寨的少数民族孩子，经常举办小象雨林课、乡村自然导师等公益活动，给他们的成长教育过程中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一年后，他举家离京，定居西双版纳。他将目光投向雨林，为亚洲象救助中心招募志愿者，牵头央视发起亚洲象保护直播，开始尝试把公益和卖茶相结合，开始了小象未来成长计划的“贫困茶农帮扶项目”。

张锡炎说：“这也许是一种新的默契，也是人与大象最原始的和谐共生，在修复雨林这件事上，虽然我们现在的力量还很小，虽然还需要很漫长的时间，但我们坚信，只要锲而不舍，雨林的绿树就会越来越多。”

2018年，“小象未来成长计划”与西双版纳州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共同在基诺乡推动“退胶还林、修复雨林”，助力雨林乡村振兴，雨林修复生态、助农公益项目，以及雨林原住民文化保护和传承、当地青少年的自然教育和对外交流。

2022年是基诺乡开展退胶还林、修复雨林的第5年，基诺乡试点修复的总面积，也达到了503亩。还雨林一片绿洲，共建人象和谐相处的家园。雨林生态保护，表面是生态环境问题，更是解决当地人的生活与收益问题，而长久的根基，则是教育问题。

张锡炎还介绍，2022年5月24日，州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的雨林修复筹款项目“热带雨林保护行动”在腾讯公益上线，截至6月11日，短短19天的时间里，在网友们的积极参与下，已筹集到了12万余元善款。其中一笔，是一位匿名爱心人士捐赠的5万元，让基金会的小伙伴非常感动，也格外开心。雨季来临后，新一年的雨林修复已经开始，由于疫情影响，筹款艰难，本来我们对今年的筹款费还有点担心，但这笔善款，就像一场及时雨，有无数陌生网友的支持，我们可以放心购买树苗开始栽种，也对今年筹集给村民的管理费有了信心。

乡村振兴创新模式，青山绿水文化传承，从文化和教育层面，促进公众对雨林的认知，帮助当地人更好地了解雨林生态价值，实现保护和利用同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探索在生态保护和管理的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多元化发展模式，未来可推广到更多地区。

为了更好地缓解人象冲突，张锡炎每天行走在热带雨林，穿梭在沟壑山间，为设立“大象食堂”寻找合适的地点。“大象食堂”就是给野象“做饭”，将它们留在食材丰富的桃花源，不会再觊觎人类的领地。为了深入了解“大象食堂”这些问题，腾讯公益平台捐赠人李彦琪作为“公益真探”，飞跃半个地球，成了这个热带雨林偏远村落等特殊访客。

对于雨林保护基金会秘书长张锡炎来说，“大象食堂”项目的底层逻辑是清晰的，人类放下猎枪后，野象数量从100多头增加了一倍，天然雨林却因为橡胶、砂仁等经济作物的挤占缩小了面积。“大象的食物主要是草本、禾本植物，现在树木太过密集，让林下可采集的食源变得稀少，所以大象在保护区呆不住了。”现在，第一座试验食堂设立在小田坝村，基金会用1.5元/平方米的价格永久回收了280亩过耕地，通过种植大象爱吃的食物来打造食物源基地。

如今，张锡炎又在积极地推动雨林环保教育的事业，正在为这片充满生机的热土披星戴月，一笔以航。

隧道里的随机采访

我们谈论跃龙门隧道

是从一个遂宁小伙子的中铁情结开始 他的惊险 沉稳 和大器早成的10年过往 实在无法与一个还如一泓清水般的年龄对号入座

10年前 怀揣铁道梦想的他 兴致勃勃来到中铁公司 这段隧道标段 开启了一个真正铁路人的花期 那年 他刚刚过完23岁生日 五里坡的风和阳光 很暖 跃龙门隧道的开工礼花 飞渡高川 一片艳阳天

你说 其实铁路隧道工程 总是在有惊无险中秩序井然 但初进隧道 那一声声来自地心的怒吼还是有些“吓人” 只不过“现在我不怕了” 这里有父母般的疼爱 有洪水凝结的高川情怀和中铁人的英宏伟岸 安州拼搏 快闪的天空 总是和声清透 幸福满满的荣光永开不败

你说 今年冬天走得早 五里坡开始下最后一场雪了 在我的眼里 这满天花瓣 就是跃龙门隧道漂亮的红盖头 于是我们相向而行 长长的影子 像春天最美的截图 像一束光亮 穿透大山的心脏 走进一片炫彩的时空里……

一

自由原来叫自有。生在困难时期，父母希望这个小子将来吃穿不愁，取名叫自有。自有从小就很聪明，按我们老家的说法，是一个“捣蛋鬼”，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支雀捕兔，弹弓射箭，样样精通，在我们这个百十来人的村子里，自然是“娃娃头”了。小时候，我曾想挑战他的地位，到中山水库比赛游泳，从机械闸潜入库底，难分伯仲；从生产队的二层羊圈楼上往下跳，他身轻如燕，我却磕了脚，颠簸了个把月；表演水上滑石，他每次可滑100多米，我却一直在50米开外；玩单钩滚铁圈，在崎岖的小路上，他竟能如履平地，只要他愿意，铁圈就不会倒停；打“公鸡架”，我们两个人也不是他的对手。后来，同伴们怂恿我与他摔跤，3个回合下来被他摔得狼狽不堪，全身紫肿。

从此以后，就没有哪个小伙伴不佩服他，不听他的了。

只有在学习上，全班30多个同学，我一直稳居第一。

初一下学期，自有带着我们去屋檐下掏蜂窝，被蜂群起而攻之，自有从屋檐口摔下，右腿落下残疾，行动受到了限制。这对自有来说，是致命的打击，一段时间的烦闷之后，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自由，在每本课本和练习本的扉页上都写上“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几个字。

二

初中毕业后，自由被生产队选派到省城昆明搞副业。整个村就靠这个副业队每年挣回来的钱分红，自由是这个副业队里年纪最小、文化最高、头脑最灵活的队员，负责记账，一段时间写信向生产队长汇报副业队情况。农村包产到户后，这个副业队就解散回村了，只有自由没有回来。他的父亲叫自由的妹妹自美写信追催他回来，几封信都如沉大海。有的人说自由跑深圳去了，有的人说自由犯事了。父母虽然着急焦虑，但没有办法。好在夫妇俩年岁不高，耕点田种点地是小菜一碟，不在话下。随着自由寄来的汇款不断增加，自由家已然成为当地令人羡慕的最富裕的家庭。

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到云师大中文系读函授，在小西门客运站与自由邂逅，他赶着要到外地看工程，说是回来后再到师大来找我，匆匆爬上客车就走了。

几天后，自由提着一兜水果来了，我们在校园里找了个僻静之处聊了聊。原来，自由在副业队解散后，加入了一个建筑队，现在已经是滇丰建筑公司的副总了，负责公司的工程业务，在全省各地都有工程。他本人通过自学考试，已经拿到了建筑工程专业的专科毕业证书。我说，你都30岁了，咋还不成家呢。他笑了笑，岔开了话题。不知不觉，已到华灯初上的时候，我催他离开。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跨上一辆豪华摩托车，一溜烟走了。这个欲说还休的家伙，是越来越有趣了，身上存留了太多的谜。

三

那年，组织安排我到杨善洲干部学院进行为期1个月的学习培训，第二天下课后来看到有个未接电话，都是自美打来的。我心头一惊，立马打回去，自美说自由出事了，正在医院抢救呢，情况很不乐观。

学习一结束，我就往云大医院赶。自由已经从ICU转到普通病房。正在招呼他的是一个40岁模样的妇女，一边搂着他的头，一边小心翼翼地把他小勺子送到他的嘴里。自由小声地对我

自由（小说）

李长平

说：“这是朱妹。”我向她点点头。她羞涩地柔声道：“我知道你的，自由经常提起你。”看到这种情形，我还是有点意外。我摸了摸遍身绷带的自由，悲从中来，差点把泪水洒在洁白的纱布上。我扭过头说：“你已转到普通病房，看你这种情况，配合好医院好好治疗，很快就就可以出院的。不要多说话，好好休养。”自由微微点了点头，安静地闭上了眼睛。看到朱妹红红的眼圈，我愧疚地退出病房，在走道的座位上坐下来，一边想着心事，一边等着自美。

四

自美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回到医院，带了盒饭，说：“给朱妹的，她一刻也不离开自由。我们去外面吃。”自美在市金融部门工作，自由的事情，没有谁比她更清楚的了。我们一边喝着凉啤，一边说着自由。

自美加入建筑队的时候，什么都不会，他就从扛水泥、拌沙灰做起。朱师傅看他虽然腿脚不便，但踏实肯干，从不偷奸耍滑，而且好学低调，朱师傅就处处帮他。

朱师傅是建筑队里最强的技术工人，做事认真，工作一丝不苟，是市里的劳模，在整个建筑系统那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此前队里安排给他带的徒弟，都已成为后来公司的项目部经理。这次这个徒弟，是他自己认下的。队长也就是后来的经理二话不说就同意了朱师傅的请求。对这个关门弟子，朱师傅做到了海人不倦，自由学习能力很强，真正是学而不厌，3年下来，他把师傅的技术学了个遍，又善于思考，还不时跟师傅一起探讨提质增效的改进方案。对师傅的全身心教育培养，自由记在心里，感恩在行动上。两人心有灵犀，配合默契，感情很深。后来，朱师傅说，不要叫我师傅了，我们做兄弟吧。朱师傅掏钱在工地食堂里摆了几桌，简单搞了个仪式，向大家宣布两人从此结为兄弟。自由常说，有这样的大哥，他三生有幸。

有一段时间工程很紧，兄弟俩在工地上连轴转，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朱大哥在一天凌晨突然栽倒在施工现场。拉到医院抢救了近30小时，命是保住了，大面积脑梗导致朱大哥全身瘫痪，成了植物人。朱师傅在36岁的时候横遭此劫，自由和朱师傅媳妇朱妹就成了医院的常客，自由工作之余的所有时间都用在照顾朱大哥身上了。他与朱妹配合得如同一人，把朱大哥服侍到最佳程度。朱大哥8岁的女儿朱妹待到自由当作自己的亲人，也叫他爸。自由不准她这样叫，朱妹说，我愿意，我爸也是同意的。

朱大哥在床上躺了8年之后离世了，医生和护士都是奇迹，同事们也说朱师傅有这么个媳妇和兄弟，是他前世修来的福。料理完朱大哥的后事之后，自由为朱妹和朱妹在昆明买了一套房子，把母女俩安置得甚为妥贴。第二年，朱珠到上海读大学，自由和朱妹把她送到了学校。在要返回的头天晚上，朱珠跪地磕头，请求自由当自己真正的爸爸，一旁的朱妹眼有泪光，也充满了期待……

自美感叹道：“人生何处不相逢，人生何处染尘埃？人生何处是天涯，人生何处是心乡？有人付出，这人间才有了希望；有人爱人，这人生才充满温情。这人世上，没有哪个人的一生是完美无憾的，也没有人自来到这个世上就厌恶世俗的。我一直相信那句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那是有人负重前行。”

我微微点了点头，看着自美微红的脸上放出光芒，沉静的目光透出了深邃来，成熟而漂亮，心里释然了不少。窗外熙熙攘攘，车水马龙，整条街

松鹤探梅

宋炳龙

雪绽放出灿烂的微笑，奉献出缕缕馨香，展现出平凡而甘愿献身的傲然风骨。在多姿的梅花中，我偏爱红梅，在白雪映衬下散发出红色风采，把冬装点缀得生机勃勃。

今年冬来雨水颇盛，渐而白雪纷飞，我们在云遮雾绕的清晨踏雪而来，感觉云就在身边流动，梅香在树丛中缭绕；显然是云中的神、雾中的仙居住的地方。披风冒雪，踏进梅林，顾不上手指冻僵，掏出手机一阵狂拍，恨不能把“小嘴噙香带雪痕”的花朵一齐抢在手机里珍藏。真个是红花绽馨香，素蕊带娇羞。此时的宁静，以自己的独有的方式随心绽放。

天气极寒，没有蜂吟蝶舞，但却偶有小鸟在梅树林里穿梭发出欢快的叫声，好似富有禅意的诗篇。细看梅林深处，不论是青枝虬干都开放得锦簇花团，一朵朵、一团团凝聚在一起，以娇

灯火影煌，刚建好的“双塔”火树银花，像色彩斑斓的两棵大树直指霄汉。

五

我们吃好晚饭后，步行一公里半，就到了翠湖公园。此时的翠湖，水清柳绿，花香径幽。自美讲起了她哥受伤的经过。

7月的昆明正是雨季，根据有关部门的通报，近日将有大风雨雨的极端天气。自由带着负责安全工作的监察员小毕，逐一检查各个施工工地，监督各项项目经理及时采取防范措施，确保万无一失。还剩最后一个工地的时候，突然刮起了八级狂风，一块木板像一只巨大的恶鸟凌空飞来，直扑他俩。情急之下，自由猛推了小毕一把，想把他推出险境。小毕反应过来后，闪电般反身大步跑到自由前面，用双手去挡这块木板，巨大的冲击力把两人打出了10多米远，小毕当场就不行了，自由被送到医院，紧急抢救后把命保了下来，但仍有下肢瘫痪的可能。

就在当天晚上，小毕的妻子产下了一个男娃。昏迷了4天的自由清醒过来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小毕的妻子生了吗？”

大家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到现在为止，小毕的妻子成小玉还不知道孩子爸爸已离世。工友们一下班，就来看成小玉母子，母亲幸福满容，孩子健康可爱。虽然成小玉不时问起小毕为何不见人影也不来电话，工友们都统一口径说，被派到国外学习去了，是封闭学习。

成小玉说，我家小毕说了，孩子的名字要请自副总来取，自副总已经答应了。工友们到医院里来看自由说起这件事，自由说：“已经取好了，就叫毕成。”

六

自美说，小毕成昨天满月，我今天下午就是去高铁站接这对母子的，安排在莲花宾馆。明天，自由将亲口告诉成小玉这个不幸的事件。

说到这里，我俩的心情都很凝重。天空飘来的小雨搅乱了翠湖一天中最宁静的时刻，心烦意乱的我基本上整夜未眠。

七

自由在朱妹的精心照料之下，康复得很快很好，在朱妹搀扶着的情况下拄着双拐可以走几步了，自由和朱妹配合医务人员又一次创造了奇迹。

自由出院那天，我们到医院时朱妹早就办完了出院手续，遵从自由的意愿，我们把车开到海埂，推着坐在轮椅上的自由，漫步在水天一色的滇池边上。

此时一切正好：太阳正好，风速正好，游客正好。滇池水光潋滟，水鸟低飞，白帆几点，白云两片。对面的西山蓊郁苍翠，翡翠之间隐现寺顶金黄，悬崖之上的龙门，似有人飞檐走壁，山顶之上的睡美人，惟妙惟肖，祥和端庄。轮椅在大观楼前停了下来，成小玉把毕成抱给自由，小毕成给了自由一个甜美的笑脸，逗得我们都会心地笑了。自由清了清嗓子，我们一起朗读起大观楼长联：“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

诵读到最后，自由竟自己站了起来，一下子，他中等的身材，在我的心里一下子高大魁梧起来。朱妹眼里噙着泪水，往自由身上靠了靠，成小玉、自美和我，微笑着热泪盈眶地互相挽了挽。

自由，这位善良坚毅的汉子，这位冲破命运外道的企业家，这位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大丈夫，此刻就定格在滇池边上了。